



彼得格勒 十月武装起义

克尼亚捷夫、康士坦丁诺夫合編

本書譯者

- 金 蟬——前言、第一篇——第九篇、第二七篇
边 人——第十篇——第二三篇、第二五、二六、二八、二九篇
馬清槐——第二四篇
陈月泉——第三十篇、附录
李耘無——第三一篇

С. П. КНЯЗЕВ, А. П.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ОКТАБРЬСКОЕ ВООРУЖ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ктивных участников революции)

Ленинград, 1956

根据苏联列宁格勒出版社 1956 年版本译出

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

(十月革命积极参加者的回忆录)

〔苏〕克尼亚捷夫、康士坦丁诺夫合编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1/32 · 印张 13 1/4 · 插页 2 · 字数 340,000

1958 年 11 月第 1 版

195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 定价 (六) 1.40 元

統一書号 11002 · 235

前 言

1957年，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滿四十周年。我們祖国各族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都将广泛庆祝劳动人民解放斗争史上的这个意义深长的节日。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推翻了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权，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开辟了新的紀元——社会主义的紀元。

无产阶级革命在我国的胜利标帜着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論的最偉大的胜利。这个理論用革命的远景武装了无产阶级，坚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心。

俄国无产阶级在天才的領袖偉大列宁所統率的布尔什維克党的领导下，于1917年10月建立了英勇的功績，从資本的剝削和奴役下解放了我們祖国全体各族人民。劳动人民的眼光都矚視着十月革命的英勇史事，都注視着革命的参加者們的光荣事迹。

除了各种文献，老布尔什維克們的回忆录也是宝贵的史料。它們能揭示过去的具体而又十分重要的细节，使我們的历史讀物充滿热烈的时代气息和蓬勃的生活精神，并且有助于我們更为精辟而又深邃地研究共产党为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本选集收集了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积极参加者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大多曾发表在1919年到1930年这段时期的各种刊物上，如：“无产阶级革命”、“苦役和流放”、“紅色档案”等等。其中很多刊物現在已經是珍本了。

本选集还附带辑入前临时政府司法部馬梁托維奇的一篇回忆：“1917年10月25—26日在冬宮”。这篇回忆說明了街垒后面的情况。这篇文章尽管有着別具用心的偏見，然而却揭示出旧的国家政权垮台时的一幅清晰的画面，說明临时政府已經完全失掉民心，沒有力量領導国家了。

某些回忆曾經大加压縮，

目 次

前 言

一	列宁在十月革命头几天 (彭契—勃罗耶维奇)	1
二	列宁在十月 (布卜诺夫)	13
三	和列宁的会面 (洛达斯基)	16
四	十月革命的战斗司令部 (梅霍诺什)	22
五	赤卫军在十月 (包德沃依斯基)	26
六	十月革命中的喀琅施塔得 (弗莱洛夫斯基)	43
七	1917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日程记要 (霍赫略可夫)	68
八	十月的暴风雨 (安东诺夫—奥甫什柯)	94
九	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在十月的日子里 (勃拉瓦拉沃夫)	102
十	在十月 (涅夫斯基)	133
十一	围攻冬宫 (叶列勉也夫)	155
十二	斯莫尔尼和冬宫 (莫洛托夫)	182
十三	十月的一些日子 (达什凯维奇)	187
十四	我们怎样夺取了冬宫 (捷尼斯)	194
十五	11月7日 (A. 卢纳恰尔斯基)	202
十六	十月革命 (伊林—日涅夫斯基)	206
十七	“阿芙乐尔”号的轟击 (A. 别里什夫)	233
十八	十月里的水兵们 (普洛宁)	240
十九	十月里的沃林斯基团 (巴扎也夫)	258

二〇	冲击冬宮（柯尔宾）	266
二一	我們怎样为十月而奋斗（叶哥洛夫）	270
二二	走向冲击的道路（瓦西里也夫）	278
二三	彼得堡的十月里的日子（別斯特可夫斯基）	284
二四	第一次战役（塔拉索夫—洛杰諾夫）	295
二五	1917 年的 10 月时代（斯維什尼可夫）	302
二六	維堡区的赤卫軍（馬拉霍夫斯基）	310
二七	在十月（哈烏斯托夫）	324
二八	瓦西里也夫島的工人在斯莫尔尼（索可洛夫）	332
二九	起义日子里的波罗的海艦队的中央委员会 （伊茲馬依洛夫）	335
三〇	1917 年 10 月 30 日普尔柯夫（彼得洛夫斯基）	348
三一	偉大的革命（德宾可）	354
附录：	1917 年 10 月 25—26 日在冬宮（馬梁托維奇）	390



一 列宁在十月革命头几天

暴行和反革命
抵制委员会主席 彭契一勃罗耶维奇

你瞧这十月革命的第一天……满城轰动……人人都在等候着什么……斯莫尔尼在人群中沸腾……这里是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所在地——革命军事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在这里。他客气地和来到的人打招呼，向他们询问当天各种事件，特别问起冬宫附近和通往冬宫的各个要津的情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斯莫尔尼的消息很快就在布尔什维克中间传布开了。很多人为了想看到他都往这里涌来。一些不相干的人都到隔壁屋子去探头张望。各报记者，包括外国记者在内，都一个劲地往这里钻。显然，他们发现很多人往这儿跑，看出了这是起义的领导核心的活动所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不速之客也都来伸头探脑地张望。

看情况，必需组织可靠的警卫工作。赤卫军的屋子里，有五百多名最忠忱的武装工人。他们是赤卫军战士，大多数是精选出来的。

必须挑出七十五个特别可靠的人去做警卫工作。一个帽子底下露出几绺卷发的青年工人，年纪大约三十岁光景的美男子，镇静地发出口令：“站队！”大家立刻各站各位。这时笼罩着一片寂静的气氛：一丝一息的声音都没有。守门的哨兵们屹立不动。当指挥员一宣布

需要七十五个大胆的、甚至甘心赴死的人去执行命令，全队都向前跨一步，立定不动。指揮員挑选了人，委派一个队长和两个和他替班的人。“一旦……”——他悒郁地說道，但他又不吱声了。

立刻制作通行証。第壹号通行証給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这是什么？是通行証嗎？要这干什么呀？”弗拉基米尔問道。

“这是必要的。以防万一……斯莫尔尼的警卫队已經建立起来了。您請看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往門外一看，就見到一支战斗队形排列得无可非議的队伍。

“多棒的小伙子！看上去都痛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贊賞地說道。

房門口里里外外都站着哨兵。队长立刻同中央队伍建立了联系。

人群不断地往这里涌来。

当天2点35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維埃會議开幕了。列宁在講坛上一出現，群众的感情，就象急流似的在大厅里波动起来，决不能說，这是响雷，但至少是一种誠然会使人震动的巨响。他的演說的头几句话是：“同志們！布尔什維克們时刻挂在嘴上的工农革命如今完成了……”彼得格勒苏維埃的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會議如火如荼地开幕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久攻冬宮不下感到异常焦急。

加入革命軍队的巴甫洛夫近卫軍团奉命占領通往冬宮的各条街道。团队駐扎在冬宮附近。

水兵們一开到，就立刻辨識环境，毫不停留地跑步穿过冬宮廣場，集結在通往冬宮的要隘上，同时領導着巴甫洛夫团的士兵和赤卫軍們。接着，他們就猛力打开冬宮的大門闖了进去。向他們迎战的是士官生。这些士官生既沒有受过战斗訓練，也沒有相当的領導，但

是他們頑強抵抗，捍衛躲在冬宮某間大厅里的臨時政府人員。當水兵綏萊茲里雅可夫簡短地喊了幾句鼓動的話以後，婦女營便放下武器，完全倒在起義者方面來了。

“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也停錨了。在攻打冬宮的前幾天，布爾什維克軍隊的指揮部就已命令它掉轉大炮對準冬宮。彼得羅巴甫洛夫卡要塞也接到了同樣的命令。傍晚，彼得羅巴甫洛夫卡要塞的陣地幾乎和“阿芙樂爾”同時開炮。轟击冬宮。被圍困的人都知道，他們頃刻間就要被人從地面上消滅掉。水兵們，還有其他布爾什維克部隊，迅速在冬宮里散布開來，分別占領冬宮的各個主要點、樓梯、出口和要道。10月25到10月26日的夜里2點10分，臨時政府人員被捕了，由衛兵押往彼得羅巴甫洛夫卡要塞。克倫斯基偷跑出冬宮，乘坐美國大使館的汽車狠狠地逃跑了。隔了三天，他在沙皇村出現了。他在那里妄圖發動哥薩克和步兵起來作亂，驅使他們越过普爾柯夫高地來侵犯彼得格勒。

一個自行車部队的士兵在走廊上迈着軍人迅速的步伐匆匆地走着。這人上身披着一件黑色的皮短祆，下身也是一件黑色的皮緊腿褲。他的肩膀上挂着一個行軍囊，用左手握着。

“革命軍事委員會司令部在哪儿？”他向站在門口值班的兩個赤衛軍打聽道。

“你要找誰？”

“找列寧！有報告……”

哨兵回身對門口的一個同志說道：

“請哨兵長來……來了一個通信員。沒有通行証……要到司令部去……求見列寧……”

哨兵長出來了。他盤問通信員，打哪儿來，以及誰叫他來的。

“從冬宮來的……總指揮包德沃依斯基命我來的。”

“我們走……”

“有报告!”自行車部队士兵一走进隔壁屋子，就說道。“請求見一下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了过来。

“你說吧? 同志!”

“您就是列宁嗎?” 自行車部队士兵好奇地看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說道。他的一双眼睛都乐得发亮了。他馬上解开行軍囊拿出一紙文件，小心地把它遞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举手敬礼，一面簡截地汇报說：

“这是报告!”

“同志，謝謝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說道，同时将手伸給自行車部队士兵。后者有些腼腆，双手握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手，紧紧地握着，甚至发抖，同时微笑着。接着，他敬了个举手礼，按照軍人的規矩，驀地向后轉，跨着雄赳赳的步伐，一面走，一面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上面签过字的紙片放进行軍囊里，走出斯莫尔尼。

“冬宮拿下了。临时政府人員被捕了，押住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去了。克倫斯基逃跑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迅速地高声讀着……他剛念完，就响起了“烏啦”声，隔壁屋子里的赤卫軍使勁呼應着。

“烏啦!”到处都响彻着。

深夜4点鐘，我們这些又疲倦又兴奋的人才紛紛走出斯莫尔尼。我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上我家去过夜。我事先搖電話給罗施杰斯紋区，囑咐战斗队派偵察兵去巡邏通往赫尔松去的街巷。我們从斯莫尔尼走了出来。全城都沒有灯火。我們在約定好的地方找到了汽車向我家开去。

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疲倦了，在汽車里就打起瞌睡来。到家后，我們胡乱吃了点东西。我竭力准备好一切东西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安息。我好不容易才劝服他睡在我的單間屋里的床鋪

上。那里有書桌、紙張、墨水和圖書供他使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意了，然後我們分開了。

我躺在隔壁屋子的沙發上，堅決拿定主意只有等到自己完全確信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睡着以後再睡。

我用所有的鏈條，搭鉤和鎖關好各扇門，做好手槍的戰鬥準備，心里暗想：“敵人是能夠攻進來、逮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或者打死他的；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為了防範萬一，我立刻用一本簿子記下我所記得的本區的電話號碼、斯莫爾尼方面某些同志的電話號碼以及鄰近各區的工人委員會和職工會的電話號碼。“免得倉猝中想不起來，”——我心里暗想道。

最後，我熄了電燈。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屋子裡的燈光已經先滅了。我開始打盹，眼看着就要睡着的時候，突然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屋子裡的燈亮了。

我留神聽着。聽上去，好像他蹣手蹣腳從床上起來，悄悄地推開我的房門。等到確信我已睡熟的時候，他才穿着拖鞋，用輕得避免惊醒別人的腳步走到書桌跟前。他在桌子跟前坐下，打開墨水瓶，放好某些文件，開始閱讀它們，伏案埋頭工作了。這一切，我是從微微開着的門縫里看到的。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寫着，塗抹着，閱讀着，摘錄着，接着又寫，最後好像在審清。這時候天有些亮了，姍姍來遲的彼得格勒的秋晨開始呈銀灰色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這才滅燈躺倒在床上。我也入睡了。

清早，我要求全家人保持肅靜。我告訴他們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忙了一夜，無疑是十分疲倦了。然而，房門却突然推開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從屋里出來，衣服已經穿好，精神又飽滿又充沛，神情十分愉快。

“祝賀你們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快活！”他向大家打招呼。他的臉上沒有絲毫倦容，好象睡得很踏实，其实他那天緊張地工作了二十个小时以后，只睡了两、三个鐘点。同志們都来了。当大家一起喝茶、以及也在我家宿夜的娜杰席达·康斯坦丁諾夫娜出来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从口袋里掏出若干誊写过的紙張，向我們誦讀了他的著名的“土地法令”。

“只要一宣布它，再广泛地加以公告和傳播，那时候，你就別想把它收回去！是的，任何政权都不能从农民手里夺回这个法令，把土地还給地主。这是我們的革命的重要果实。土地革命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巩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說道。

有人向他說，各地在土地問題上將出現許多各式各样的混乱和糾紛；这时，他立刻回答說，只要明了这个土地革命的綱領，只要各地傳播它并且充分貫徹它，这一切就会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情，枝枝节节的小問題。他开始詳細地敘述农民接受这个法令的原因，談到所有的农民會議發給它們派去參加苏維埃的代表委托書中的要求，就是这个法令的基础。

“这本来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要求，他們會說我們是从他們那里抄襲来的。”有人指出說。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开了。

“讓他們去說吧。这对我們來說，有什么关系！农民心里都明白，我們总是支持他們的一切要求的。我們应当接近农民，熟悉他們的生活，了解他們的愿望。要是有什么傻瓜嘲笑我們的話，就讓他們去嘲笑好了。我們永远不讓社会革命党人壟斷农民。我們是执政党，而农民問題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是个非常重要的問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算尽速在代表大会上宣布土地法令。大伙决定立刻用打字机打出若干份，馬上送到各报去排版，以便明天一早就发表出来。代表大会通过这个法令以后，立刻分發給全国各家

報館，指令它們及早發表。

土地法令迅速由專差送往彼得格勒各報編輯部。送往其他城市報館的則用郵電寄發出去。我們主辦的幾份報紙最先排版，第二天早上，成千百萬的人都看到了土地法令。全體勞動人民都興高采烈地慶賀這個法令。資產階級則口出怨言，他們在自己的報上大放厥詞。然而，誰都不去理他們……。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老是不斷地詢問，土地法令在士兵和農民中間散發了多少份。土地法令用小冊子的形式再版了許多次。不僅免費而且大量地在各省城和縣城里散發，同時還要散發到俄羅斯的各個鄉村去。想必，還沒有一種法令象土地法令這樣在我們國家里廣泛地公布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賦予土地法令以如此巨大的意義。

“當你們把土地法令散發給復員軍人的時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道：“应当向他們每一個人好好說明土地法令的內容和意義，同時不要忘了說，要是地主、商人、富農還死抓住土地不放，就應該把他們趕走，把土地交給農民協會去管理。你們如果是頭腦靈敏的水兵，看到一個士兵不知往哪儿攔土地法令是好的時候，就應當叫他把它揣在行軍囊的頂里面，壓在東西底下免得丟掉，如果你自己身邊帶着幾十份土地法令的話，就應當就近誦讀它，在車廂里把它們散發掉。”

1918年2月，群眾的情緒都有些疲沓了。大批大批的兵士從前綫上開下來。他們很狼狽，心里都焦急不安，惦着回家。看到前綫陷于瓦解，都想脫離惡夢般的、苦難重重的戰壕生活。部隊絡繹不斷地從前綫開抵彼得格勒。它們在首都駐扎不久，就開往遼遠的俄羅斯腹地。他們中間紀律嚴明的團隊是很少的。

由於托洛茨基的叛賣行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談判期間的和平條件，對俄羅斯來說，是非常苛刻的。然而，客觀情況仍然逼迫

我們迅速締結和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特使動身去特文斯克，將在那里最終簽訂盼望已久的和約。人們焦急地等待着報告和約簽妥的電訊（停戰協定已經事先簽訂）。

突然，人民委員會辦公廳接獲一份緊急電報說，敵人開始進攻彼得格勒。普斯科夫城失陷了。德軍繼續向德諾車站挺進。該城和該城火車站的衛戍部隊亂成一團，不加抵抗就慌忙撤退了。沙皇軍隊的殘余野戰部隊也后退了。司令部移到大後方。

彼得格勒的城防很不鞏固，情勢十分危急。必須立刻採取行動。

斯莫爾尼宮某間大廳里正在舉行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會議，获悉電訊後，立刻休會。

沒有過一小時，各個工廠的汽笛便把沉睡中的彼得格勒喊醒了。

這個呼喊的汽笛聲，宏亮而又莊嚴地從這一區飛蕩到另一區，彌散到霧沉沉的遠方。

工人迅速奔向自己的工廠。蘇維埃的代表們簡截地談了談目前的局勢，號召工人拿起武器。赤衛軍立刻編入工人營。凡是有什麼武器的人全都加入了工人營。很多人徒手地參加了，打算在斯莫爾尼得到武器。成千上萬的工人在沒有街燈的黑暗中從各區出來，絡繹不絕地向他們的戰鬥中心——斯莫爾尼走去。

席斯特洛倫茨克、波洛霍維、高爾賓、奧布禾沃以及彼得格勒的其他市區都在深夜里获悉已經發生的情況。早上，工人赤衛軍的隊伍開始從這些地方開來。

2月21日清晨9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按鈴叫我到人民委員會他的辦公室去。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站在窗戶旁邊。人們聽到了戰鬥進行曲的歌聲。

席斯特洛倫茨克區工人組成的萬人師團排成嚴整的隊列，舉着招展的旗幟開來了。他們都穿着短韃皮祆，鑲着白皮毛。

“多威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惊叹道。

师团在斯莫尔尼宫的前面排列着。

从喀琅施塔得开来的若干营水兵也迈着既洒脱又闊大的步伐来了。接着，工人赤卫军团和駐防彼得格勒的步兵卫戍部队的漫长行列也开到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桌子旁边埋头工作。很快就出现了列宁的著名宣言“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宣言是：

“为了使疲憊不堪、疮痍滿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我們作了莫大的牺牲，竟向德国人声明我們同意签订他們所提出的媾和条件。我們的使者已于2月20日（旧历7日）下午从列日查出发到特文斯克去，可是直到現在还没有得到回答。德国政府大概是有意迟迟不答，显然是不愿意媾和。德国軍閥执行各国資本家的委托，想窒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农，把土地交还地主，工厂交还銀行家，政权交还沙皇。德国將軍們想在彼得格勒和基輔建立自己的‘秩序’。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危急万分。俄国工农的神圣責任是要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起义和尚未胜利之前，始終忠誠地捍卫苏維埃共和国，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的冠軍。人民委员会議決：

一、 全国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都用于革命防卫事业。

二、 責成各苏維埃和各革命組織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来保卫每一个陣地。

三、 各鉄路組織及与之有关的各苏維埃，必須以全力阻碍敌人利用交通机关，在退却时必须破坏道路，炸毁鉄路建筑物；全部車輛——車輛和車头立刻开往我国东方内地去。

四、 凡有落入敌手危險的一切存粮和一般食品以及一切貴重財物应无条件地加以毁灭；責成各地苏維埃对此加以監視，并由各苏

維埃主席親自負責。

五、彼得格勒、基輔以及沿新戰綫所有一切城鄉市鎮的工农都应当組織掘壕營，由軍事專家指揮挖掘戰壕。

六、資產階級中所有一切有勞動力的男女均應編入掘壕營，受赤衛隊員的監視，違者槍斃。

七、所有一切反對革命防衛事業而站到德國資產階級方面，以及想利用帝國主義冠軍的侵入來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出版機關一律封禁；這些出版機關中凡有勞動力的編輯和工作人員，都動員去參加挖掘戰壕和其他有關國防的工作。

八、所有敵方奸細、投機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動者、德國偵探一律就地槍決。

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

社會主義祖國萬歲！

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刊印了好幾十萬份的列寧的這個宣言張貼在牆上，散發給老百姓，撒在火車站上，列車上和工房里，撒遍全城。這個宣言對勞動群眾起了巨大的組織影響和動員作用。

這就是那些日子的典型場面，我曾親眼看到了這個場面。一個師團，它的全體部隊，排着整齊的行列，在充分的戰鬥準備下，舉着招展的旗幟，在軍樂隊的伴奏下，邁着戰鬥的步伐從華沙車站走出來。這個師團向斯莫爾尼開去以便完整地交出武器、檔案和軍費，然後秩序井然地復員回鄉。

一輛汽車出現了。從裡面跳出一個年輕工人。他手握着一疊宣言，向這個師團的先頭部隊奔去。

“列寧的宣言！”他大聲喊道。“德國人正在進攻彼得格勒！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於是，這個工人就或左或右地撒發起印刷品。

师政委一边走，一边迅速地看完傳单，然后向师长說了些什麼話，突然发出一声响亮的口令：

“全师立定！”

全师迅速变队，在五角廣場上列成方陣。有人从附近院子里滚出一只大木桶。师政委輕輕跳上木桶，大声地向全廣場呼吁。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所有的人都打了个寒战，細耳倾听。廣場上鴉雀无声。路人也象在地下生了根似的呆立着。政治委員一字一字地，清晰而又激昂地讀着列宁的宣言。

現在他讀完了。

“怎么办？同志們，”他突然高声地說道。“我們到斯莫尔尼宮去复員嗎？”

“上火綫去！”千万張喉嚨同时大喊道。

口令迅速而連續地傳下去。全师重新列成战斗队列，一声“向后轉开步走”，立刻都回身了。軍乐队奏起軍乐。这支模范的战斗队伍踏着矯健的步伐，举着飄揚的旗帜，向前綫向战壕进发，而不是到斯莫尔尼去解甲归田。

我走到政治委員們的跟前，作了自我介紹，就請他們乘車到斯莫尔尼的大本營去接受軍事任务。

两个政治委員连同师长和一个軍官到了斯莫尔尼，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人民委員會的指令已經完成了：本来預备复員的一个师团在全体战士的贊同下重赴战場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紧紧地握握这几位軍人的手。

立刻打电话命令华沙車站給这个光荣的师团預备軍用列車。大本營給它确定了战斗任务。这个师团尽速上車立刻开赴前綫。这个师团和其他几个开抵前綫的部队一起致命地打击了德国軍隊，摧毀了它們对德諾車站发动的进攻。德寇在我軍的穷追痛打之下放弃了